

中國文化論文集(七)

謝扶雅
牟宗三等著

謝扶雅
牟宗三
先生等著

中國文化論文集 (七)

東海大學主編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印行





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四號

主編者：東海大學哲學系

出版者：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發行人：胡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6之1號三樓

臺北市漢中街五十一號

郵政劃撥〇〇〇二七三七—三號

印刷者：中寶印刷廠有限公司

三重市成功路41巷11弄8號

基本定價：六元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四月出版

「中國文化論文集」第七集序言

本校哲學系及研究所自創辦以來，即以發揚中華文化爲其神聖職責。七年以來，每逢寒暑假必舉辦「中國文化研討會」各一次，同時出版「中國文化月刊」。前者甚獲參與研討人員之讚許，不論其服務文教界、政軍界、社會事業或爲大學在校學生，均認爲教授陣容堅強、討論內容充實；一星期之學習，大有收獲。後者業已行銷世界各國，極爲讀者們所喜愛，咸以該月刊足以代表中國文化之傳統精神。

爲使研討會及月刊之精闢論述能廣爲流傳，易於翻閱參考，主其事者、本校哲學系主任兼研究所長馮滬祥博士，因此精選其特殊有價值者，編印「中國文化論文集」，現已編就第七集，即將問世。本集內容計分哲學思想、文化教育、社會政治及文藝宗教等四部份，共輯論文四十篇，均屬當代碩學名儒或對有關問題有深邃研究人士之精心力作，讀者試一閱覽，即瞭解其論點之精闢與見解之獨到。此集之出，定對中華文化之傳播有正面而廣泛之影響。

余喜見本集之發行，尤佩諸位作者之支持；對馮教授之毅力與「擇善固執」特致敬佩之意。

梅 可望

民國七十五年元月十五日

序於大度山東海大學

「中國文化論文集」第七集

目 錄

一、哲學思想

- 牟宗三：中西哲學之會通——哲學真理之普遍性與特殊性……………一
- 陳榮捷：新儒家研究的時代趨勢……………一六
- 謝扶雅：中庸與道理……………二三
- 劉述先：宋明儒學的特質與其現代意義……………三七
- 蔡仁厚：從前瞻性的觀點看儒家哲學的價值與貢獻……………五二
- 曾昭旭：中國人生哲學的特色……………六六
- 沈清松：現代科技與中國哲學……………一一〇
- 傅佩榮：孟子的天概念……………一三二
- 蔡仁厚：荀子思想的新評價……………一五一

□ 傅佩榮：易傳的基本思想……………一六六

□ 馮滬祥：第三期儒學對大陸人道主義運動的可能貢獻……………一八五

二、文化教育

□ 謝扶雅：重建中國與世界新文化之路……………一二一

□ 陳奇祿：以文化建設來實踐民族主義……………一二〇

□ 傅 華：孔子……………一二六

□ 江舉謙：從孔門論學談當前教育問題……………一四九

□ 蔡仁厚：古典教育與人才……………一五四

□ 蔡美麗：中國哲學對文化建設的可能貢獻……………一六九

□ 李瑞全：人性與行為之道德責任……………一八一

□ 馮滬祥：如何加強校園倫理……………一九七

三、社會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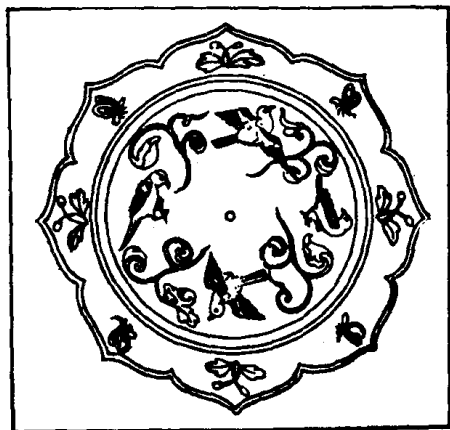
□ 徐文珊：中國的社會哲學——由古代講到 國父與 蔣公……………三二七

□ 陳陽德：政治文化與民主憲政……………三二九

□ 沈清松：三民主義的人生哲學……………三四〇

□徐文珊：由史記看中國社會·····	三八四
□王治平：從政治社會化觀點看中共青年人的信心危機·····	四〇二
□葉 蔭：中共對國父思想研究陰謀的剖析·····	四一三
□高柏園：韓非子政治哲學的理論根基·····	四三一
□葉保強：醫療倫理與哲學的兩種功能·····	四四四
□文思慧：要向平凡處變革·····	四五五
□饒連財：從中國文化的觀點看環境問題·····	四六二
□葉保強：急需建立環境倫理·····	四七五
□文思慧：醫療權利初探——羅里斯哲學的應用·····	四八〇
□馮滬祥：接受挑戰、承擔責任·····	四八八
四、文藝宗教	
□謝仲明：儒家美學的基本原理·····	五〇二
□傅佩榮：宗教經驗之過去與現在·····	五一三
□高懷德：藝術創造力的哲思·····	五六四
□傅佩榮：幾種錯誤的宗教論點·····	五七五

□ 郭有遙：古今歷史人物觀·····	六一六
□ 傅佩榮：宗教信仰與哲學反省·····	六三二
□ 高柏園：中論觀四諦品試探·····	六六六
□ 馮滙祥：從中國美學看民族精神·····	六七九
附錄：	
□ 歷次「中國文化研討會」日程表·····	六九六



中西哲學之會通

牟宗三教授主講
林清臣先生記錄

第一講

哲學真理之普遍性與特殊性

我的講題是「中西哲學會通的分際與限度」，這是個大題目，在此只能長話短說，把大題目做簡單地敘述。講這個題目具有雙重性格，一方面要通學術性，一方面要通時代性，要關連着時代。

中西哲學之會通是核心地講，由此核心擴大而言

也可說是中西文化之會通。文化之範圍太大，可以從各角度，各方面來看，但向內收縮到最核心的地方，當該是哲學。哲學可以做龐大的文化這一個綜和體的中心領導觀念。故欲了解一個民族的文化，開始時可以散開地由各方面來看，從各方面向內湊，如從文學

、歷史、經濟、社會、政治等各方面湊到核心，還是個哲學問題，這一種講法可以說是歸納的講法。哲學地言之，也可說是一種現象學的講法，即由文化各方面做現象學之分析與描述。但我們現在不採取這種講法，而直接地由核心講，故就落在哲學上。

哲學從關連着文化來講，哲學就是指導文化發展的一個方向或智慧。也即一個民族文化發展的方向與智慧。假若內在於哲學專就哲學本身而言，哲學有很多種定義，我們現在不談。關連着文化講，哲學就是文化發展的指導方向。這一個原則，無論應用到中國，西方與印度，同樣適用而有效。

中國文化由堯舜起經夏商周而一直發展到現在，為什麼是這一個形態呢？西方文化由希臘、羅馬經過中世紀而到近代文明，為什麼是那個形態呢？印度文化為什麼又是這樣呢？各文化形態之所以如此這般，最核心的地方就是哲學的觀念在領導着，總而言之，人類世界之各文化系統皆是如此。

就眼前我們所處的時代，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問題呢？究竟是什麼問題？其實任何時代都有各時代的問題，而且都多得很多。而我們這個時代也有其獨特的時代問題與其他的時代不同，就我自己個人言，由七七事變當時只廿七歲就開始逃難，一直到現在七十三歲了還在繼續着。如大家知道現在香港出了問題，假定中共一旦本着其以往的作風來接收香港，那香港的五百萬居民大體都還要逃難，為什麼我們這樣一直在逃難呢？就中華民國來講，國民政府當年的首都在南京，為何撤退到台北來呢？這當然是個嚴重的問題，對這個問題我們應該要有個認識與瞭解。這是就個人與國家而言。擴大講，為什麼我們這個時代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美國的華盛頓與蘇聯的莫斯科，其關鍵就在美蘇的談判。兩國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就天天不斷地在談判，其實已經談判了三、四十年了，都還談不出一個結果。

另一方面，大陸上中共做統戰工作，天天宣傳要

與台灣談判，和平統一。結果還是不能談判。中共與台灣之間現階段是不能談的，這個不能談就是不能談，爲什麼呢？因爲我們這一個談判與美蘇間的談判性質完全不同。美蘇間談的是外交問題、核戰問題、軍備問題、裁軍問題，談的都是技術性的問題，至於其餘的問題也是不能談，不能談的是原則的問題。美國不能要求蘇聯放棄馬恩列史主義才來談判，美國提不出這個要求，兩國間不能談這個問題。同樣地，蘇聯也不能要求美國放棄自由世界的整個社會制度與經濟體制。但嚴格講這才是問題的所在。可是這是不能談的，所能談的只是外交的，技術性的問題。這樣就不能接觸到真正問題的所在，這個就是原則的問題。

而我們處於這個時代，我們之所以逃難，美蘇長期無結果的談判，其實是由於兩個世界的真理標準問題，兩個世界的價值標準的問題。就人類在最高層次而言，應該只有一個標準，一個真理，但我們所處的世界就有兩個真理，兩個標準，所以決定成了兩個世

界。

可是大陸要求向台灣統戰，要與台灣談判，那談判就不是技術性的問題，而是原則的問題。大陸中共若放棄馬列主義，放棄四個堅持，就可以談，否則就不能談。所以我們這個時代，就是分成兩個世界，而有兩個標準兩個真理。說到兩個真理，兩個標準就是哲學的問題，也即一般大家所謂的意識形態（*ideology*）的問題，共產黨有一套 *ideology*，故一定堅持馬列主義，一定要四個堅持。鄧小平上台了，態度變成溫和一點，與美國建邦交，反對文化大革命，但四個堅持還是不能放棄。他雖反對文化大革命，但毛澤東還是不能被抹掉，這個就是問題的所在，而這就是哲學問題，也即意識形態不同的問題。所以這個時代沒有人能與共產黨談話，不管是同樣的中國人，或是其他任何國籍，任何膚色的人，與共產黨的人相遇，都同樣被視爲反動份子，反革命份子，而互相之間再也無法有所溝通了，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困難的所

在，問題的所在。

所以在此情形下，大陸中共要求現代化是很困難的，而它追求的現代化是有一定範圍的，即只能限於科技性的，這就是他們所謂的四個現代化。可是現代化的要點，真正現代化之所以為現代化，是在所謂的第五個現代化，就是大陸上的青年人魏京生所提出的第五個現代化。那才是真正現代化的所在。他一提出第五個現代化就要坐牢十五年，但是所謂的現代化，第五個現代化才是現代化的本質意義，其餘的四個都屬於科技性的，科技性的是無顏色的，任何人都可以現代化。所以在這個地方，大家要有個清楚的瞭解與認識，否則就會被迷惑、被欺騙，這種觀念最重要。第五個現代化，最後的關鍵就在我們現在的世界分裂成兩個不同的世界，而最後就是真理標準的問題，也就是哲學的問題，這就是關連着眼前的時代問題而言是哲學的問題。

文化問題核心地講是哲學問題，所以我們要講中

西哲學會通的分際與限度。這個問題如果你能看穿了，這就是我們奮鬥的方向，我們奮鬥的方向就是要瓦解共黨的馬列主義的標準，若不能瓦解，人類就無前途，沒有和平安定的世界，所以首先我們要明白這個問題，自己的生命通透了，你才有明確的奮鬥的方向，有明確的奮鬥方向，這樣才能瓦解馬恩列史的 ideology。

關於共產黨的這一套 ideology，法國方面有人研究這一方面而成立一個專學，稱為蘇聯學，雖以蘇聯為名，其實世界所有的共產黨都包括在內，不但是蘇聯，就是中國大陸以及全世界的共產黨都一樣，那些小差異的地方是無關重要的。

講到這個地方，就使我想起一個例子，即最近有一個蘇聯的文學家索忍尼辛到台灣來講演，這件事情很好，是值得特別一提。今年有中國大陸各方面的人才投奔到台灣來，但其中最重要，最有份量的是索忍尼辛到台灣來做一次講演，這就等於為台灣增加了百

萬大軍的力量，增加了台灣的價值，台灣的氣勢，故不要忽視文學作家。

所以我常講，台灣最重要的是：如何使自己的存在要有價值，即如何增加自己的存在價值。如果自己無存在的價值，便是浪生浪死，徒然的生存，可有可無，台灣只是地理上的價值，這樣就沒有意義。所以一定要努力增加自己的存在價值，這就是文化問題。所以我常講，台灣的各大學院各學系能好好地培養出幾個大的科學家、文學家、哲學家，這樣就能大大地提高台灣的存在價值。

平素我們以為這些文學家或哲學家沒有多大的重要，但到時候就有重要，就有作用。就如索忍尼辛到台灣講演，就增加了台灣的存在價值。所以講文化建設，講現代化，這不是只叫口號與宣傳的，這樣都沒有處，這是要落實去做的。每一個崗位，每一個部門，都能歸其正位，歸到其最恰當的崗位上，把自己建立起來，使自己有存在的價值，這個就是文化建設，

就是現代化，這是最重要的。如果每一個崗位，每一個部門都很麻煩不能歸其正位，認真落實地建立起自己，這樣就培養不出人才，這樣就無前途可言。故時代問題歸到核心還是哲學的問題，這是先泛泛的說。

前面講過，講「中西哲學的會通」一方面要通時代性，一方面要通學術性。通學術性就要了解中國哲學及其傳統，西方哲學及其傳統，而中西哲學不能會通，會通的根據在那裡？會通的限制在那裡？這就是所謂的通學術性。

首先有一個看法，哲學是普遍的，所以哲學只有一個，沒有所謂中國哲學，也沒有所謂西方哲學。因為凡是哲學講的都是普遍性的真理。哲學中所講的道理或其中的概念，都有普遍性，哲學中的真理都是普遍的真理。

既然那些概念都有普遍性，都是普遍的真理，那有所謂的中國哲學或西方哲學呢？這樣就只有一個普遍的哲學。

籠統地說，只有普遍的真理，因只要是真理就有普遍性，如科學一樣，無所謂中國的科學或西方的科學，就只有一個科學。而且科學是無國界，無顏色的，這對科學的真理來講是最顯明的。但我們不能把哲學完全視同科學，否則就只有一個哲學，正如沒有兩個科學一樣。

可是依共產黨，科學也有階級性，有資產階級的科學也有無產階級的科學，這是荒謬的，這個話沒有意義。其實我們只能說研究科學無產階級的人或有產階級的人皆可來研究，但不能說有資產階級的科學，無產階級的科學，這是不通的，在玩弄文字的魔術。正如他們說自由也分無產階級的自由與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也有資產階級的民主與無產階級的新民主。其實自由就是自由，那有什麼資產階級的與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就是這樣在玩弄文字的魔術。

我們講文化問題、哲學問題，這也都是在追求普遍的真理，哲學中所使用的概念當然有普遍性，但哲

學中所追求的真理是否完全與科學一樣，這就值得檢討研究。若只以科學為標準，如邏輯實證論者的主張那就只有科學一種真理。至於哲學，就沒有中國的哲學，西方的哲學。在他們說的就只有中國式的民族情感，西方式的民族情感，不能說有中國哲學，西方哲學。但這種態度是不成立的。我們一定要承認在科學真理以外必有其他性質不同的真理。這種真理與科學性的真理不一樣，而且也不能說只是民族情感，在此就可以講中西哲學，而且有差異與不同。

此不同如何去瞭解呢？與上面的看法正好相反，主張無所謂普遍的哲學，就是沒有 philosophy as such，也即只有個別的，如各個不同民族的，國家的或個人的哲學，而無所謂的 universal philosophy。這說起來似乎也有道理。

第一個態度是就哲學的普遍性而言，只有一個哲學，而第二個態度是就哲學的特殊性而言，就特殊性言，就無普遍的哲學，這是兩個極端相反而相衝突的

觀念。我們認為第一個態度固然不對，但第二個態度也同樣不對，兩者均同樣不正確。此相當於康德的二律背反。普遍性是有普遍性，但不只是有普遍性，特殊性是有特殊性，也不是只有特殊性。如中國哲學由

堯舜夏商周開始，模糊地能發出觀念，這觀念就有相當的普遍性。觀念由游蕩不明確的 *hobg*，而至轉成確定的概念（concept）。觀念大都是不十分明確的，明確化就成概念，一成概念就有普遍性。但此種普遍性，就中國而言，由堯舜夏商周開始就有其特殊性。換言之，中華民族的活動有一個觀念在指導，有觀念就有普遍性，但這個觀念却要通過一個具體的生命來表現，也即由中華民族這個特殊的民族生命來表現。同樣地，西方由原始的希臘民族也有模糊的觀念在指導着他們的民族活動。但這個觀念是通過希臘這個特殊民族生命來表現的。一說特殊生命就有特殊性。此特殊性是由於真理要通過生命來表現，特殊性是由生命這裡來講的，同樣一個觀念，通過各別的個人來

表現就有所不同。如同樣是儒家的道理，由孟子來表現就與孔子不大一樣，同樣是陸王一係，陸象山的表現就與王陽明不同。所以了解特殊性由此來了解。

普遍性是由觀念，概念來了解，但觀念是要表現的，要通過生命來表現的，這就是普遍性在特殊性的限制中體限，表現出來，這種真理是哲學的真理。而科學的真理則不管由什麼人也可以研究，研究科學的人雖然不同，但我們不能說科學的普遍真理通過特殊的生命來表現而有不同，也不能說 $2+2=4$ ；這個數學真理由各種不同階級的人的生命來表現有不同。此話是講不通的，若以語言分析來分析，這種說法是無意義的。

由此而言，西方哲學講語言分析是有道理的，因為我們通常的語言常常是不清楚而不確定的，不清楚不確定並不是觀念不清楚而是因為我們常常表達得不當或不合文法而變成不清楚，故語言分析當方法學來看是有道理的，要求我們表達得清楚，可是把其當成

一種主張 (doctrine) 就不對了。但從事語言分析的，一開始都說自己是屬於方法學，但無形中却成爲一種主張，以此而反對許多東西而落於偏見。說形上學是無意義的，其實並不是那些道理真正沒有意義，而是他們根據他們的主張而說沒有意義。另一方面目前從事語言分析的人也缺少創新的能力，其實他們連舉新例的能力都沒有，所舉的例子千篇一律都是黑格爾哲學中的一些句子，而且都拿黑格爾來做開玩笑或譏諷的對象。其實這種語言分析的工作是當該做的，因爲我們目前所處的時代，生活中的一切災害，最後最嚴重的就是在這個地方，因共產黨玩弄文字魔術，欺惑大眾，於是構成所謂觀念的災害，文字的災害。

茲再回到哲學真理須通過生命來表現，就以「仁」來做例子，要表現「仁」這個普遍真理，普遍性的觀念，是要通過生命來表現的，因爲仁不是抽象性的概念，是要具體地表現出來的，與 $2+2=4$ 的數學真理不同。譬如剛性的人與柔性的人表現仁就不

大相同，分別地說，剛性的人比較容易表現義，柔性的人也可以有義，故兩種不同性格的人，表現仁就不大一樣。不但這樣，表現也因對象而不同。同是表現仁，對父母表現爲孝，對兄弟表現爲友愛，擴大而言，依孟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最親切的是親親，故論語云：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即表現仁最親切的地方就是孝悌，孝對父母，悌對兄弟，仁民愛物均是仁的表現。

仁就是這樣性質的普遍真理，此與 $2+2=4$ ，顯然是不一樣的。 $2+2=4$ 這種數學真理是普遍而無國界的，無中西之分，而仁義這種普遍真理是要通過生命來表現，就有各種分際的不同，此是普遍性要在特殊性的限制中呈現，而且一定得呈現，否則講空話是無用的，而且表現要在生命的限制中表現，這樣特殊性就出來了。由此才能了解哲學雖然是普遍的真理，但有其特殊性，故有中國的哲學也有西方的哲學，普遍性與特殊性均要承認，這樣就可解消二

律背反。以其有普遍性，通過中華民族或希臘羅馬民族來表現也可以相溝通。互相溝通就由其普遍性，由此可言會通，若無普遍性就不能會通。雖然可以溝通會通，也不能只成爲一個哲學，這是很微妙的，可以會通，但各可保持其本來的特性，中國的保持其本有的特色，西方也同樣保持其本有的特色。而不是互相變成一樣，故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由此可言中西哲學的會通，也可言多姿多彩。

自由世界所以要保存個體性就是要保存這個，保存普遍性並不是抽象的普遍性（abstract universality）。所謂抽象的普遍性是把差別性都抽掉，這種抽象的普遍性就是共產主義的 ideology。故說到最後而簡單的一句話就是共產黨的普遍性是無特殊的內容，無多彩多姿，故爲抽象的普遍性。這樣的社會一律平等，他們就由此抽象的普遍性來建立他們所謂的無產階級的大同，沒有階級對立的大同社會。但這種大同一出現，全部的社會就死掉。此即所謂的

封閉的社會（closed society），不是開放的社會（open society）。而我們這些個體（individual being），都變成純一色的物質（pure matter），這就是共產黨所希望的，因爲這樣最易統治，在這樣的純物質性的個人，怎麼能講個體性（individuality），自由（freedom, liberty）呢？它本來就不要讓你有這些，你一有這些，共產黨就完了。它這樣下去，這不是災害嗎？它要以政治的力量，集體的力量把一個社會硬造成這樣，當然就要殺人，非殺人鬥爭不可。

空想與付諸行動的實現是很不同的，只是空想還無所謂，我們現在就因爲由於有行動造成的實例擺在眼前，才深切的了解這一層的不同，如無共產黨出現，我們還不會深切了解到這種行動所造成的災害的嚴重與可怕。只是空想大同如何好，當年的康有爲就是這樣，他那時想「大同」時，共產黨尚未出現，他以爲這「大同」的理想多崇高，多偉大，所以當時的人認爲康有爲的思想是最新奇，最進步的。但是這種新